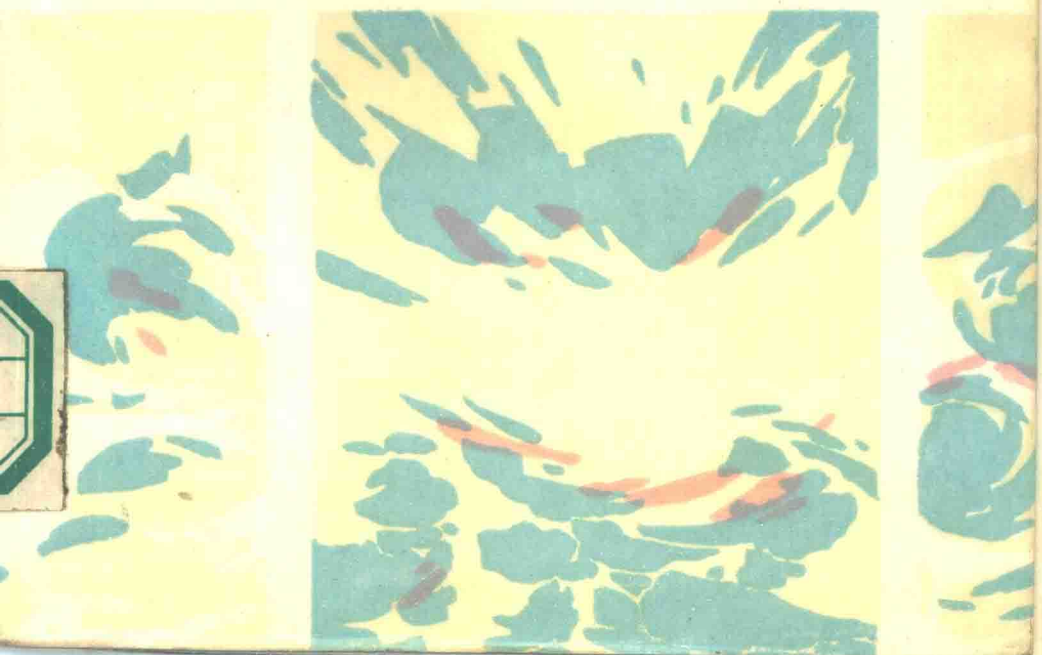


海盜鯊鬼

檀林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檀林 著

海盗鲨鬼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盗鲨鬼HaidaoShagui

檀林 著

责任编辑：李西西

封面设计：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350×1168毫米32开本 14.5印张 2 插页326,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2月第1版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44,85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01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我国南海边陲的翠泉镇。在一个漆黑的、乌云密布的夜晚，一伙海盗向建有国防工程的连云山麓袭来……为了保护国防机密工程，消除隐患，我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门派出一对正在热恋的青年男女去执行一项艰巨的侦破任务。不久，翠泉镇上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千奇百怪的事情：活寡妇“白面狐狸”半夜三更神出鬼没；女公安人员在神秘的悬崖上突然失踪；赵麻子鬼使神差地献出当年渔霸“老鲨鱼”家祖传的七星宝刀；而那对情意绵绵的恋人，在完成侦破任务后，又不得不分道扬镳……

目 录

第 一 章	不平静的夜晚·····	(1)
第 二 章	漫话敬龙会·····	(20)
第 三 章	斗龙会上起微波·····	(38)
第 四 章	蛛丝马迹·····	(57)
第 五 章	意外发现·····	(71)
第 六 章	“梦中仙”·····	(83)
第 七 章	笔笔在帐·····	(97)
第 八 章	忠言逆耳·····	(113)
第 九 章	家丑不可外扬·····	(123)
第 十 章	泄密之后·····	(143)
第 十 一 章	断索子的风波·····	(155)
第 十 二 章	“九爪一根索”·····	(174)
第 十 三 章	又一个问号·····	(185)
第 十 四 章	变化多端·····	(190)
第 十 五 章	一个笔体·····	(212)
第 十 六 章	军情急似火·····	(221)
第 十 七 章	翠泉镇的孩子·····	(230)
第 十 八 章	诡计多端·····	(241)

第十九章	碰头会议·····	(255)
第二十章	补台·····	(268)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悬崖·····	(283)
第二十二章	心潮翻滚·····	(299)
第二十三章	丑态百出·····	(315)
第二十四章	七星宝刀·····	(334)
第二十五章	风雨欲来·····	(348)
第二十六章	奇妙的微波讯号·····	(359)
第二十七章	狭路相逢·····	(376)
第二十八章	无名岛上的怒火·····	(384)
第二十九章	奇袭毒龙崖·····	(401)
第三十章	神秘的厮杀·····	(415)
第三十一章	相会何必又匆匆·····	(428)
第三十二章	我又何尝不恨·····	(443)

第一章

不平静的夜晚

Λ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地处我国南部边疆的连云山麓的仲夏之夜，景色迷人，气氛神秘莫测。紧靠海湾山脚边的森林小路上，有两个依傍而来的身影。他们边走边轻声交谈，颇有点情语依依的样子……

此时此刻，明月当空，百鸟入林，夜合欢树闭上了象绒球一样的花朵，也闭上了齿牙一般的叶子，绿草和各色野花也披上了晚露珠儿。踏着野花，踢着绿草，趟着露珠儿，两个身影来到了连云山虎谷崖下的翠泉池畔。此地，凉气袭人，垂柳悠悠，竹影婆娑；重重叠叠的群山在黑暗中拥抱着银灰色的夜光，透着一股股魔幻般的闪烁磷火。夜，堪称安然宁静，静得山谷里到处回荡着山泉上冒的“咕嘟”声，继而间奏着泉水冲溢出方圆不过数百米的泉湖，潺潺流进渠道发出的“哗哗”响声。他们的“嚓嚓”脚步声，溶进大自然的夜曲里去了；他们的呼吸急促，也汇进夜的乐章里去了。

有好长时间，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仿佛他们走到这曲径通幽的地方，还会有人偷听他们的悄悄话似的。终于，他们穿过树林，才在山泉畔的一块青石板上站住。月光尽洒在他们身上，泉

湖里映着他们动荡波折的顾长身影。他们，男的身穿草绿色的军装，佩戴着帽徽领章；女的是一身蓝色警服，也佩着国徽领章；有一点两人相同，全都在腰里扎着武装带，并佩着手枪。看他们如临大敌的装束，真不象一对热恋的情人，倒象是解放军战士同公安干警在站一岗别有意味的联防哨似的。此刻，男的习惯地双手叉着腰，频频朝四外眺望。女公安战士把一件披着的军衣往身上紧裹了裹，微低着头，屏声静气，机警地听着什么。

美丽的翠泉湖三面是平原，一面紧靠陡峭的山壁。那山壁刀削一般齐，霍然耸入青云，近看象座巨大的屏风，远看，头大、身子小，就象一只依山的猛虎跳上了百丈高的大石碑。在石碑侧面，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直通“猛虎”的顶上。羊肠小径，是翠泉镇通往连云山的一条险路。自从去年冬天，某工程兵部队奉命在山中修筑“1505”国防工程这半年多以来，这里日日夜夜都有解放军战士在“虎头”上站固定哨。一般军民人等未取得连云山地区警备司令部和连云山地区公安局的特别允许，是绝对不许从这儿通过的。此处的地势险要，真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过。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这条险路的绝对安全，在山壁下翠泉畔不远的一个小山丘顶上，还设有一对哨兵。青年军官仿佛对这些安排很不放心似的，两眼直盯着虎谷崖另一侧巅连起伏的山丘。这些山丘尽头便连着浪峰滔滔的南海。山丘虽然不高，但越靠着虎谷崖这个方向，树就越高，竹林就越密，微风吹来，它们沙沙如潮滚，紧紧连着海的涛声。“哗哗哗——！”响成了一片。

此时，云彩不动，百鸟不惊，就连这一带常常成群出没的猴子也杳无踪影。瞧什么呢？

远处，龙谷方向隐隐可闻到海潮冲上礁石和堤岸，发出有

节奏的拍响。近处，从虎头上吊下来一根橡胶皮管，它直插到翠泉湖里，轻轻地从连云山上传来了抽水机的响动。那是把水引进了暗洞，直流进国防施工工地，以供应工程用水。

蓦然间，草丛中各种夜间活动的小虫，刚才受了脚步惊动，悄声隐匿片刻之后，又放心大胆活动起来，不时发出高一阵低一阵的鸣唱，它们好象存心和机械的声音争高低似的，这一切又汇成一曲乐章，一起演奏，真是怪有趣哩。

不过，此地再清幽宜人，这对情侣，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情。他们，此次到这里来，完全是巧遇。男的，叫张洪涛，原是常驻翠泉镇的警备连的连长，一九七九年考进A军事大学，现分配在警备司令部侦察科当干事。他是北方人。女的，叫王春枝，是当地人，原是翠泉镇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大前年毕业于省公安政法学校，分配在翠泉公社派出所工作。

一个星期前，张洪涛受命来翠泉镇迎接一个为“1505”工程服务的顾问组，这才回到了翠泉。他这儿许多天了，别说与春枝姑娘见面，就连她的家门也没有时间去登。春枝姑娘的爷爷满林老人听说未来的孙女婿到了，反来看过他呢。春枝明知心爱的人就在家门口，也一直没时间回来。今天傍晚，王春枝由派出所直接来到警备连时，生产队长李阿旺的老婆刘凤凤看见了，还对放马归来的满林老人讲：“恭喜啊，准是两个忙人在商量婚事啦，快准备喜酒吧……”

“洪涛，你在想什么？”王春枝开口问道。她口齿清脆，听起来还带点水音，甜甜的，很悦耳。

“靠近虎谷的监视哨是谁？”张洪涛的声音很严肃。

“是我们所的两名同志，还有根祥阿伯。他是没有人派的自愿兵。有他孙女海花缠着他，他可能现在还没到岗。”

突然，从参天的古林中，传来了杜鹃“嘟咕，嘟咕！”的

叫声。

“嘟咕，嘟咕！”杜鹃的叫声声声相连，好象杜鹃鸟儿排了队，相隔不到数百米一只，直连到了大海边儿。

张洪涛的脸色刹那间一变，并警惕地扶了扶手枪把：人学杜鹃叫，必有生人到。甭看他已不是翠泉警备连的连长了，但他并没忘记这个当初自己规定的联防哨暗号。

听到杜鹃声声，两个人的目光同时投向龙谷方向的密林中。张洪涛悄悄一拉王春枝的衣袖，并朝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下指。王春枝嫣然一笑，低头拾起一块鹅卵石，只见手一扬，那边“叭”一响，柳树根中了一石子，随后从树后走出两个捂着嘴儿“哧哧”笑着的人来。前头的是警备连长，后边的是翠泉镇的生产大队长、民兵队长兼代理支部书记李阿旺。两个人不敢大声说话，小声嚷嚷：“谁的好眼力？”“谁的好准头？”张洪涛默默地微笑着，王春枝说道：“下次再偷听我们谈话，就小心着脑袋吧。”警备连长一摸脑袋，故作吃惊地说：“我的天，那将来谁敢参加你们的婚礼，闹洞房？去的话，得戴着钢盔。”说着，四个人都捂着嘴又轻轻笑了起来。

张洪涛先止住笑，单刀直入地问：“联防哨为什么发杜鹃叫声报警？！”

连长见问，连忙说：“情况有变……”

原来，我方特工人员获悉，有一股在公海上为非作歹的海盗，借我国的南邻挑起边境冲突的机会，也想在此边境前线来个化妆骚扰。刚才，有一只从大顺岛开来的机帆船停泊，船上走下了十来名自称卫生检查顾问组的人；持着军分区介绍信上了岸。我警备司令部和公安部门决定：暂不惊动他们，看看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再下手不迟。这样，才布置起这么一次以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门为主，以民兵为辅的联合军事行动。今天上

岸的这些歹徒，胆量也真不小，竟打出了我上级部门的幌子，看样子，是有来头的。张洪涛想到此地工程的重要，不由讲道：“我们的1505工程，有自力更生研制出的最新卫星监测装置，价值连城啊。走，去欢迎他们。还是早一步将他们的意图弄明白为好。”

四个人敏捷地沿羊肠小径向密林深处走去。那里正是联哨指挥中心。到了这儿，张洪涛才发现，根祥阿伯也早到了。这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家，精神头儿很足，颇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张洪涛顾不上与他谈什么，彼此点了一下头，便对警备连长说：

“拿步话机来，调到山脚位置，冲监视那检查团的暗哨发暗号，问问他们，那些‘首长们’动作如何？另外也试试这个顾问组对我们的联络秘密是不是也掌握了？”

当初，他提前来为顾问组安排食宿等事，就怕万一有敌特钻空子。眼下，邻国的“同志加兄弟”变了脸，不断袭击我国边防哨卡和设施，是多事之秋，不十分警惕，是不行的。所以，为了“1505”工程的安全，他也给顾问组找了个步话机，并告诉他们，假如他们的船来早了，他没及时赶到船码头，就用步话机联系。他的问讯信号是冲步话机吹粗气三下，顾问组的回答是两下。联系通了，顾问组就可以直接往山口走了。这个秘密，只有他和掌握步话机的顾问组组长知道。

一个战士调好步话机的波长，冲着步话机的话筒连吹了三下粗气，半晌，没有动静，过了片刻，又是三下，还没人回应。再吹三次，仍然没有反应。

张洪涛点了点头，冲警备连长讲：“这么说，敌人对我们真正的顾问组了解并不多……”

警备连长也点了点头，并看了看表：“嗯，按时间看，他

们快接近山口了。怎么办？”他紧盯着张洪涛问。张洪涛果断地一挥手：“布置部队包围住他们，假如他们不听命令往山里闯，就开枪。”

半夜了，月亮被黑云吞没，接着下起了急雨，雨点淅淅沥沥，向人们不停地敲打。就在这时，张洪涛身畔的步话机里传来了“唵！唵！唵！”三次急促吹气儿的响动。这就是说，监视那个“顾问组”的哨兵发来了信号，伪装的敌人接近了国防工程工地前的小路了，张洪涛从腰间拔出了手枪。王春枝、警备连连长等人也拔出了手枪，气氛更紧张。步话机“唵！唵！唵！”又传来山下隐蔽哨的敌情报告，并且还听到了一声异常响动“嗒！”这是手指头敲步话机的送话筒发出的声音。这些暗号显示，在上岸的可疑人中间，中途神秘地减少了一个。张洪涛想：“这伙家伙也是熟悉地形的。那么，神秘消失的一个，干什么去了呢？！”

连云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要塞。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连云山是他的一个集谷粮之所，连云山的翠泉镇是他的屯兵之地，而山上的小小的翠泉港，又是他的一个战船修配工场。这儿，进，海有海道；退，山有险守，系海防边陲兵家角逐竞争之地。追溯历史陈迹，有助于认识今天，遥想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正是走翠泉镇一带水域。当前，有超级大国窥视东南亚，扶植小霸妄图称雄，奴役弱小民族，翠泉镇一带的水域、领空等军事位置，无疑又重要起来。昔日降临我国的那场浩劫，政治局势动荡不宁，不光影响了普通民用工业，军事建设工业前进的速度也减慢了。超级大国常常用他们的先进技术、装备欺负我们。在空中，运行着他们的高级侦察卫星，在海面平静如镜的时候，竟然时常有他们的潜艇在探头探脑。在公海上，也有他们的大型军舰游弋，炫耀武力。甚至无恶不作，没

有一个国家不恨海盗，也用他们劫夺的金钱购置了现代化的装备，乘机作耗。“1505”工程一旦竣工，就又有足对付他们疯狂活动的监视探测控制工具，将如一把尖刀刺进敌人的咽喉。敌人能甘心情愿吗？保卫“1505”工程，决不是一场普通的战斗。这一点，张洪涛的心中是非常清楚的。

他抬腕子看了看手表，估计时间，这伙名曰“顾问组”的人，已然踏上了山口，该来到目下这个监视哨所的侧前方了。他再次看看警备连连长，只听他轻轻告诉身边的战士：“再发无线电讯号，联络秘密跟踪包围这伙来历不明的人的战士、干警和民兵。让他们报出这伙人的准确人数、位置。”

战士拿起步话机，轻轻呼叫：

“山猫，山猫，我是一号，我是一号，请报告老鼠的情况……”

呼叫刚刚停息，传音器里又连续发着有节奏的“噫，噫，噫，——塔”声。跟踪可疑人的战士民兵，怕打草惊蛇，又发回了这颇带神奇色彩的暗号，也就是说，“顾问组”共有十个人，中途，确有一个神秘地失踪了，目下仍是九个人。

张洪涛、警备连长、王春枝、刘根祥老人，都表示沉默，独有那个性急的李阿旺止不住站起身，伸手抢一个民兵的步话机送话筒，想再用暗号问问民兵的跟踪情况。张洪涛机敏地朝他的肩头一按，须臾，“咔嚓啦！”有道鸣雷闪电，刹那间把险峰深谷照得雪亮，只见从漆黑的竹林里，钻出了一队诡秘的人。

李阿旺拿步话机话筒的手微微颤动起来。看得出那是一队身着军装与民装的杂牌队伍。有的人大摇大摆提着自动步枪，有的人提着手枪，没有一个空着手的。看他们举枪弯腰的战斗姿态，就足可以判断他们也是如临大敌。再前进二十米，他

们要钻进有利他们隐身的竹林了。

张洪涛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忙把手枪从左手换到右手，只见王春枝站起身，嘴对着手里的电子微型扩音喇叭，声音铿锵有力地喊道：“请站住，原地不动，接——受检查……”

他的话还没落音，说时迟，那时快，那伙人“唰”一下子，四面散开，就地卧倒，利用脚下的树丛、山石等天然屏障，开枪朝王春枝打来。这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作战部队，不容小觑。

战斗，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警备部队、公安部门和民兵虽然有了布置，但敌人已然深入腹地，接近了要点。战士、公安民警、民兵又绝大部分是从未参加过任何战斗的青年人，面临如此顽强敌手，开始，有些慌乱。有人中弹倒下了，有的仓促还击。张洪涛急得冲警备连长大喝：“快，发紧急报。”连长顿时举枪：“哒！哒！哒！”三声枪响，随即见到三颗火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有了指挥，瞬息之间，十几颗照明弹被虎谷崖上的哨兵送上天空，枪声一时大作，喊杀声立刻就把山谷笼罩了。

“杀！缴枪不杀——”边防战士、公安干警和民兵的士气是高昂的。枪声、杀声压过了雷雨的响声。照明弹把虎谷崖上下照得如同白昼。入侵者受到了猛烈的打击，阵脚开始乱了。前面的敌人蜂拥进入了矮树丛，迎面的子弹把他们全部扫倒了，后边的敌人仓皇后退，几颗手榴弹同时爆炸，炸得他们血肉横飞。侥幸没挨炸的敌人，急忙趴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一动也不敢动。

片刻，只见中间的几个敌人，在一个戴着我海军军官大沿帽的家伙指挥下，傍着几块巨石胡乱射击起来。

“吹冲锋号！”临时担任总指挥的警备连长，果断地命令

身边的司号员。瞬间，嘹亮的电子军号声震动山峦。埋伏在山
上、山下、树林、竹林里的公安干警、边防战士和民兵们，喊着
杀声冲了出来，象猛虎一般扑向敌人。突然，一名边防战士负
伤，捂着胸口倒下，又一个民兵中弹，接着，又倒下了一个战
士……

有个战士向敌人投去了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呼啸的弹片
被巨石反弹过来，溅向四处，一个民兵把头一捂，被炸伤了。狡
猾的敌人缩在巨石的凹缝里射击，可说是枪法相当准确。张洪
涛十分着急，他放眼四处打量，想寻找一个有利地形。只见一
个人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滚向了一棵大樟树，迅速站起，
躲在了树后。他虽然没认出这个人是谁，但从心里佩服他的勇敢
和机智。他看明白了，如果爬上樟树，攀上一个大树杈，等于站
在了海盗们的脊背上。从上面打枪，就会似鱼叉穿鱼背，一扎
一个准。他心里开始感到欢喜，但又看见，这树不好上，足有
三人合抱那样粗，树身笔直滑溜，上到二丈高处方有一根杈，
他看见那人仰面朝树上打量，从腰里解下了什么，扬手朝上一
抛，只见一根象绳子一样的东西挂到了大树杈上。这使他感
到意外。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人向一边招手，那草丛中又
有一个人滚来，快得就象一股旋风。接着，那人身边一跃跳起
个梳两根朝天锥小辫子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小姑娘递过一颗
手榴弹，那个人往腰里一别，纵身往上一跳，抓住绳索，卷身
飞速朝樟树上爬去。

张洪涛看得惊呆了。如果不是看到了梳辫子的小姑娘，
只凭照明弹的白色光亮，他还不敢断定那个人是谁。现在他明
白了，那就是刘根祥老人，小姑娘是海花。她怎么来到了枪声
炮火的战场呢？

不容他多想了。只见那老人攀上了树杈，动作是如此敏捷

灵巧，象腾云驾雾一样。他爬上树杈，身轻如猿移向前去，选择一个既便于打击敌人又能隐蔽自己的位置，投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刘根祥，是从监视哨上冲到这儿参战的，敌人的疯狂，激起了他满腔怒火。他的手榴弹真准，正砸在敌指挥官的头上才爆炸。顿时，敌人横尸石下，剩下的敌人龟缩了头，摸不清何处飞来的炸弹，懵了。

“好，好呀。爷爷再扔！”小海花高兴得竟拍着掌为爷爷叫好，还天真的仰起小脸朝树上看。不好，她暴露了自己，也暴露了刘根祥，只见有个敌人伸脖子举起了手枪。

张洪涛举枪打死了这个敌人，刘根祥的第二颗手榴弹又在敌人头上爆炸了……警备战士、公安干警和民兵们龙腾虎跃地冲上巨石，把吓傻的敌人缴了械。还有敌人顽抗，雪亮的刺刀刺进了他们的胸膛。

风停雨还未息，在虎谷崖顶上，在连云山尖上，只是浓云裂开了一道缝，露出了寥寥几颗星斗。敌人一场边境袭击，算是来个偷鸡不得丢把米了。警备战士、干警、民兵们开始打扫战场。

张洪涛赶到樟树下向刘根祥表示祝贺，他握住了老人有劲的双手。不过，还没等他说句激动人心的话，刘根祥却憨然一笑，先说了话：“洪涛，你快结婚了吧？啊？！”

“是，是。”张洪涛也颇有深意地笑了。

警备连长发出通知：

“同志们，把俘虏押到樟树下集合，统一交给公安部门的同志看押。然后警备连的同志按各班分管地段再打扫一遍战场，清点敌人人数。”

刘根祥一手拉着海花，也想参加打扫战场的工作，猛看民兵队长李阿旺只顾爱不释手地低头看一支美国出产的小手枪，禁

不住大跨一步，用手几乎点到了李阿旺的脑门子上：“阿旺，你看公安部门的同志和解放军同志在干什么呢？”

李阿旺头一抬，愣了一下神，才挥手扯着嗓子喊：“民兵注意，随着公安干警和解放军同志行动！”

张洪涛和警备连连长、王春枝，还有公安干警的一个刑警队长一道，马上开始了审讯俘虏的工作。俘虏们都说他们来的真正目的和详细计划只有正副船长和水手长知道，现在正船长被打死了，副船长也可能躺在哪个草窝里或石头缝里了，只有水手长还活着。说着，他们指出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敌水手长满脸的污泥，一脑袋湿树叶。刑警队长命令两个干警把他带出俘虏群进行单独审问。

张洪涛霍然低声问道：“说，你想死，还是想活？！”

水手长咕咚跪下，磕头如捣蒜，慌不迭地说：“饶命吧，首长，我的家中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

张洪涛问道：“想活就说出你们的目的、计划和人数吧。”

“这……”水手长又犹豫了。

刑警队长回头朝李阿旺、王春枝、警备连连长和两个战士一挥手，命令：“看来，给他活路不走，要走绝路，谁把他送回老家去！”

李阿旺他们一时还不领会刑警队长的意思，王春枝要过战士上了刺刀的步枪，向着水手长做了个预备出刺的架式，雪亮的刺刀直抵敌人心窝，厉声喝道：“看枪！”

水手长双手一扬，露出投降的架式，精神上被缴了械：“我说、我说、我说！”

“说！”王春枝一抖刺刀问：“目的、计划、人数？”

水手长哆哆嗦嗦地说：“偷袭虎谷崖，炸毁贵军‘1505’工程。人数是九名，每人背十至十五磅TNT美制烈性炸药。”